

一切新花样都是从民间来的。

——胡适

中国情歌

沈紫 编注

学林出版社



中国情歌

一切新花样都是从民间来的。

——胡适

沈紫 编注

中国情歌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情歌 / 沈紫编注. —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1. 11

ISBN 7-80668-117-5

I. 中... II. 沈... III. 情歌—作品集—中国

IV. I2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9990 号

中国情歌



编 注—— 沈 紫
责任编辑—— 周清霖
装帧设计—— 李 勤 张 翱 于文漪
封面设计—— 早早美术工作室
出 版—— 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楼)
电话:64515005 传真:64515005
发 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文庙路 120 号)
电话:63779027 传真:63768540
印 刷—— 上海长阳印刷厂
开 本—— 889×1194 1/32
印 张—— 9.25
字 数—— 100 千
插 页—— 8
版 次—— 2001 年 1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8000 册
书 号—— ISBN 7-80668-117-5/I·31
定 价—— 20.00 元

描郎像

碧纱窗下描郎像，
描一笔，画一笔，
想着才郎；
描不成，画不就，
添惆怅。

描只描你风流态，
描只描你可意处。
描不出你温存也，
停着笔儿想。



注：

上明·冯梦龙编《挂枝儿·欢部》

磕瓜子

瓜子磕了三十个，
红纸包好，
藏在锦盒。
叫丫鬟，
送与我那情哥哥，
对他说，
个个都是奴家亲口磕。
红的是胭脂，
湿的是吐沫。
都吃了，
管保他的相思病儿全好却；
都吃了，
相思病儿全好却。

注：

1. 清·华广生编《白雪遗音·马头调》。

疼的是我的心

肩膀上现咬着牙齿印，
你实说哪个咬。

我也不瞒，

省得我逐日间将你来盘问。

咬的是你的肉，

疼的是我的心。

是哪一家的冤家也，

咬得你这般样的狠？

注：

1. 明·冯梦龙编《桂枝儿·欢部》



等冤家一句话

但等冤家一句话，
或是疼俺，
或是疼她。
要疼俺，
就该说句知心的话；
要疼她，
咱俩趁早就丢开罢。
拍拍良心量量你自家，
为什么一条肠子在两下里挂？
劝情人，
从今以后疼奴罢。

注：

1. 清·王廷绍编《霓裳续谱·杂曲》。

乖乖起来送乖乖

五更鸡叫哑哑，
乖乖起来送乖乖，
乖乖扯住乖乖手，
手拿着门闩不肯开，
乖乖一去几时来？

三间茅屋共阶基，
提桶打水笑嘻嘻，
“我的姐！
你一个人暗中笑甚么？”
“我无丈夫你无妻，
中间少个说媒的！”

注：

1. 流行于湖南。



变

会变时，你也变，
连我也变。
你变针，我变线，
与你到底牵连。
再变个减妆儿，
朝朝与你见。
你变个盒儿好，
我变个镜儿圆。
千百样变来也，
切莫要变了脸。

变一双绣鞋儿在你金莲上套，
变一项汗衫儿与你贴肉相交。
变一个竹夫人在你怀儿里抱，
变一个主腰儿拘束着你，
变一管玉箫儿在你指上调。
再变上一块香茶也，
不离你樱桃小。

注：

1. 明 冯梦龙编《挂枝儿·张部》。
2. 减妆儿：方言，指梳妆台。
3. 主腰儿：腰带。

看妹抬头不抬头

匠哥屋上来筑漏，
妹在浪衣搁竹头。
瓦片掼在竹头上，
看妹抬头不抬头。



注：

1. 流传在上海郊区。

2. 浪：方言，把湿衣服晾晒。



脚步声

脚步声必定是冤家来到；
抻破了纸窗儿偷缝把他瞧。
悄悄地站多时，
怎不开言叫，
露湿衣衫冷，
浑身似水洗。
多心的人儿也，
冻得你真个好。

注：

1. 明·冯梦龙编《桂枝儿■私部》。



一切新花样都是来自民间

胡 适

北京大学开始征集歌谣是在民国七年（1918）的二月。从七年五月底起，刘半农先生的《歌谣选》陆续在北大《日刊》上发表，前后共计登出了一百四十八首。

民国九年冬天成立了“歌谣研究会”，由沈兼士、周作人两先生主持。民国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是北京大学的二十五周年纪念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举办了一次成绩展览，并在这一天刊行了第一期《歌谣周刊》。

《歌谣周刊》是歌谣研究会主编的，编辑最出力的是常惠先生、顾颉刚先生、魏建功先生、董作宾先生一班朋友。这个周刊继续了两年半（学校假期内停刊），共出了九十七期。字数至少有一百万。其中有研究古今歌谣和民俗学的论文，有各地歌谣选，有歌谣专集。据徐芳女士的统计，《歌谣周刊》

里发表的歌谣总数是二千二百二十六首。无疑的，这个周刊是中国歌谣征集与歌谣研究



的惟一工作中心。

《歌谣周刊》是民国十四年（1925）六月二十八日停刊的。当时因为北大研究所要出一个《研究所国学门周刊》，歌谣也列为这个综合的大周刊的一门，所以没有单出《歌谣周刊》的必要了。

《歌谣周刊》停办，正当上海“五卅”惨案震荡全国人民心的时候。从此以后，北京教育界时时受了时局的震撼，研究所国学门的一班朋友不久也都散在各地了。歌谣的征集也停顿了，《歌谣周刊》一停就停了十多年。

民国二十四年，北大文科研究所决定恢复歌谣研究会，聘请周作人、魏建功、罗常培、顾颉刚、常惠、胡适诸位先生为歌谣研究会委员。因时局不安定，这个委员会直到今年（二十五年）二月才能召集第一次会议。会议的结果有这样几项决议：

- （1）重办《歌谣周刊》。
- （2）编辑《新国风》丛书，专收各地歌谣专集，由北大出版组印行。
- （3）发起组织一个风谣学会。
- （4）整理《歌谣周刊》前九十七期的材料，分类编纂印行。

根据第一项决议，我们现在请徐芳、李素英两位女士编辑《歌谣周刊》。从第九十八期（改称第二卷第一期）起，这个中断了十年半的刊物又可以和世人

相见了。

以上略说《歌谣周刊》的历史和恢复的经过。现在我要说我个人对于搜集和保存歌谣的意见。

我以为歌谣的收集与保存，最大的目的是要替中国文学扩大范围，增添范本。我当然不看轻歌谣在民俗学和方言研究上的重要，但我总觉得这个文学的用途是最大的，最根本的。诗三百篇结集，最伟大、最永久的影响当然是他们在中国文学上的影响，虽然我们至今还可以用他们作古代社会史料。我们的韵文史上，一切新花样都是从民间来的。三百篇中的“国风”二南和“小雅”中后部分，是从民间来的歌唱。《楚辞》中的“九歌”也是从民间来的。汉魏六朝的乐府歌辞都是从民间来的。词与曲子也都是从民间来的。这些都是文学史上划分时代的文学范本。我们今日的新文学，特别是新诗，也需要一些新的范本。中国新诗的范本，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外国的文学，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的民间歌唱。二十年来的新诗运动，似乎是在太偏重了前者而太忽略了后者。其实在这个时候，能读外国诗的人实在太少了，翻译外国诗的工作只算得刚开始，大部分作新诗的人至多只可算得刚开始，大部分作新诗的人至多只可说是全凭一点天才，在黑暗中自己摸索一点道路，差不多没有什么伟大的作品可以供他们的参考取法。我们纵观这二十年的新诗，不能不感



觉他们的技术上、音节上、甚至于在语言上，都显出很大的缺陷。我们深信，民间歌唱的最优美的作品往往有很灵巧的技术、很美丽的音节、很流利漂亮的语言，可以供今日新诗人的学习师法。去年我在广西漓江船上听了几十首山歌，其中有这样的一首：

买米要买一斩白，
连双要连好脚色。
十字街头背锁链，
傍人取笑也抵得！

我听了之后，真觉得这种民歌不但在语言技术上可以给我们文人做范本，就是在感情的真实、思想的大胆两点上，也都可以叫我们低头佩服。

前天我翻开《歌谣周刊》的合订本，在第四五期上看见这样一首好诗：

白纸扇，折落折。
讨个老婆乌漆抹黑。
人人叫我丢了她，
我又割心割肝舍不得！

（湖北汉川歌谣）

后来我又看见罗莘田先生在我的家乡绩溪县收得的歌谣这中也有这样的一首：

芭蕉扇，折搭折。
娶了个老婆黑锅铁。

人人说我老婆黑，
我说老婆紫檀色。
人人叫我休了罢，
肝心肝胆舍不得。

寥寥几十个字里，语言的漂亮，意思的忠厚，风趣的诙谐，都可以叫我们自命文人们的人诚心佩服。这样的诗，才是地道的白话诗，才是刮刮叫的大众语的诗。

有人说：“现在我们住的是一个新鲜世界，生活太复杂了，感情思想也太复杂了，决不是民歌的简单语言能够表现出来的。民歌的语言技术都太简单了，只可以用来描写那幼稚社会生活的简单女儿情绪，不配做这个新时代的诗歌的范本。”这话是不对的，诗的艺术正在能用简单纯净的语言来表现繁复深刻的思想情绪；这就是古人说的“深入而浅出”。复杂的情绪若不能简单化，深刻的思想若不能寻得一个浅显的说法，那就用不着诗的艺术了。两个月前，我在一本清朝初期的小说《豆棚闲话》（中国杂志公司排印本）里，看见这一首明末流寇时代民间的革命歌谣：

老天爷，你年纪大，
耳又聋来眼又花，
你看不见人，听不见话！
杀人放火的享着荣华，



吃素看经的活活饿杀了！

老天爷，你不会做天，你塌了罢！

你不会做天，你塌了罢！

我读到末两行，真不能不诚心佩服三百年前的“普罗文学”的技术的高明！现在高喊“大众语”的新诗人若想做出这样有力的革命歌，必须投在民众歌谣的学堂里，细心静气地研究民歌作者怎样用漂亮朴素的语言来发表他们的革命情绪！

所以我们现在做这种整理流传歌谣的事业，为的是要给中国新文学开辟一块新的园地。这园地里，地面上到处是玲珑圆润的小宝石，地底下还蕴藏着无穷尽的宝矿。聪明的园丁可以徘徊赏玩；勤苦的园丁可以掘下去，越掘的深时，他的发现越多，他的报酬也越大。

廿五，三，九。

*本文是胡适先生在1936年3月9日为《歌谣》周刊第二卷第一期写的《复刊词》，标题为编者所加。

